

名正言顺

文/叶兆言

中国古代文化人更在乎文体，写什么，都有规矩，一举一动一招一式，不可乱来。文载道诗言志，这里的文和诗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学，是散文和诗歌两种体裁，体裁不同，表达的内容和想法也不同。古人执着，凡事讲究名正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利。要写文章，必须载道说理，要有思想，要替圣人立言。至于写诗，可以马虎一些，可以怨，可以发牢骚，可以抒情，可以说些自己想说的东西。

这样的僵硬规矩，执行起来很难，因此古人也是说说而已。高标准严要求，常会捆绑我们的手脚，事实上，古人的烂文章很多，我们见到的好货，都是淘汰下来的精品，经过千锤百炼。

名正言顺，古人文体意识强烈，写东西取名字却很随便，古文也好，诗歌也好，一向不那么讲究。李商隐的许多诗都叫无题，很多经典文章都是什么记，什么序，一个作品有很多不同名字十分常见。

最好的例子是汪静之先生给学生讲《诗经》，汪先生属于“五四”那一代，要还活着，早过了一百岁。大家心目中，那年代的人做事认真，一肚子学问。可这位大名鼎鼎的汪诗人，讲了一学期课，直到临了，才发现始终文不对题，为什么呢，因为当时的讲义，篇名都在后面，汪是新派，把诗后题目当作下一篇的

标题，稀里糊涂混了一学期。

刚开始学习写作，我对取名字根本不在乎。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“无题”，有段时间，小说女主角全叫张英，而“挽歌”是四部小说共同篇名，读者很生气，编辑也很生气，都觉得这人太懒了，取名吊儿郎当，不当回事。

有两本书，书出版了，才发现名字被改，一本《殇逝的英雄》，一本《走进夜晚》，拿到手，觉得很奇怪，这不是我的书名，原名是《挽歌》和《今夜星光灿烂》。

最新的一部长篇《很久以来》发表在今天的《收获》上，取义简单，想写很久的小说。我曾对媒体说，这书名可用于我所有的小说，写作是积累，是时间和精神的双重沉淀。然而出版图书，遇到了障碍，大家突然觉得“很久以来”太一般，不叫座，好像缺点什么。

于是商量改名，名正才能言顺，才能事利，讨论结果，改名为《驰向黑夜的女人》，取自诗人多多的诗句。有人问，小说写了两位女性，哪位才是走向“黑夜”的呢？我的解释是黑夜笼罩，谁也摆脱不了幽暗，迟迟钟鼓初长夜，耿耿星河欲曙天，这女人应该是个意象，她引领我们前进，小说中两位女性只是行进队伍中的一员，大家都跟在后面，茫然地走着，走向漫漫的黑夜。■

偷心

文/代薇

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。女人是大家闺秀，美丽、富有，还有个很严厉的老母亲。

她家楼上搬来了一个年轻的钢琴家，弹一手好钢琴，言谈举止间处处诱惑她，深不可测的眼眸，引她溺毙。她想方法接近他，但当他们终于发生了关系后，他却不见了。她由母亲做主，嫁给了一个追求她的表哥。她最后才知道，那个钢琴家从头至尾都是骗她的。那个神秘的男人甚至连钢琴都不会弹，他只是放在唱片。可是她依然爱他。

这是张国荣生前曾经想自导自演的一部片子，它的名字叫《偷心》。张国荣当然是要演男主角的，他应该有很多的特写，不一定有表情，但脸上肯定有变化，叼上一根烟，那是他永远只抽的白色万宝路吧？那个男人是个纯粹的手艺人，他的“上帝之手”无中生有，凭借良好的心理素质，镇定的外表和灵活的手指，他创造着出神入化的奇迹。他不是一般的小偷，他不偷东西，他偷心。

世上有一种男人，他的出其不意显得非常难能可贵，他的放纵显得很天真，他的不负责任显得如此天经地义，他的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毁灭感，让爱上他的女人心醉神迷，玉石俱焚。

这是一种奇特而又不可理喻的陷溺。

这样的女人是克洛黛尔，是乔治·桑，也是张爱玲。到上海去的时候，我特意去看了张爱玲当年住过的房子，那是在常德路、南京西路、愚园路交界处的一座公寓。已经斑驳，依旧鹤立鸡群，如张爱玲的衣服，不是什么华贵料子，却自有

一番惊艳在里面。张爱玲与胡兰成在这里热恋而后秘密结婚。门口一位老人见我用相机对着公寓拍照，压低声音对我说这里面曾经住过一个著名人物……“什么著名人物？”我佯装不知地看着他，等待他说出“张爱玲”三个字。但是很遗憾，他说出的只是某个官员的名字。我乘电梯来到六楼，找到胡兰成书上说的那个门牌号。当年他从南京回上海，从苏青那里打听到张爱玲的地址径直找来，苏青告诉他，张爱玲不见人的。果然，他在此吃了闭门羹。但临走他写了张字条从门缝里塞进去，正是这张字条让生性高傲的张爱玲迫不及待，隔日便跑去见他，一谈就是五个小时。他提到她登在杂志上的照片，她便取来给他，还在照片背后写道：“见了她，她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埃里开出花来”。

世界上人很多，有的人也见过很多异性，何以单单某个人就这样可爱，非他不可，难道这真是人类在迷惑中的信心吗？被偷心的女人容忍、自戕、痛楚得十分兴奋，飞蛾扑火般而又浑然不觉，一切都是心甘情愿，无怨无悔。这样的女人很具有审美价值，其感染力在于她的不计后路。这种生命美丽的原因在于她的灰烬。

这样的故事一向让人望而生畏。好在我等世俗凡人，柴米油盐，鸡零狗碎，无从迷失。既然偷心是女人的劫数，没有哪个女人遇到了可以幸免，那还是绕道而行吧！可是，这样的小偷已经失传了，能够遇上又是一个女人几世修来的缘分。■

奶奶与孩子们
 摄/小汤



鹤枝

文/周游

昨夜，我做了一个怪梦——大淖干涸了。文游台荡然无存。鹤鹤无枝可栖。汪曾祺彷徨在沙漠里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……于是，我醒来了，匆匆来到了大淖。

大淖不大，但是很美。台湾作家施叔青曾向汪曾祺提出要到高邮来看看大淖，素来好客的汪曾祺断然拒绝了：“不能看，就如同我自己一样。”因为大淖曾被严重污染。大淖因汪曾祺发表了《大淖记事》才得以正名，并且出名。随着寻访汪曾祺笔下大淖的游客日渐增多，政府终于整治了大淖环境。目前大淖，石栏围岸，桃柳交错，梧桐招凤……可惜没有了沙洲，没有了茅草、芦荻和菱蒿，没有了炕坊、磨坊、浆坊和草行，没有了水车、牛棚和乌篷船，没有了卖糖的、卖风菱的、卖熟藕的，没有了锡匠、铜匠和挑夫……那些大淖人家似乎不翼而飞了！

我在大淖岸边徘徊了半天，看见各种鸟雀跳跃在树枝上，惟独没有昨夜梦见的鹤鹤。转身走进草巷口，苦艾的气味呛得我喉咙难受。

跨过东大街，我直奔竺家巷九号和十一号。两户间有标志：汪曾祺故居。九号现住着汪曾祺妹妹一家；十一号现住着汪曾祺弟弟。两户只有六十平方米左右，中间有个杂架大的过道相通，且有大大小小的花盆，自有一番幽香的韵致。听说，当年汪家大宅院有庭院，有客厅等好几十间！另有两千多亩地，多为草地；开两月药店，这些都是在他祖父汪嘉勋手上置的家产。汪曾祺生前多次希望归还几间闲置的汪家旧宅，以便自己回乡小住写作，结果只能望房兴叹：“曾祺老矣，犹冀有机会回乡，写一点有关家乡的作品，希望能有一枝之栖。区区愿望，竟

如此难偿乎？”（《致戎文凤》）

坐在局促的汪家，我也局促，再也受不了一股充盈在房间里那钵水似的怅惘……

海内外知名人士提议修复汪曾祺故居，并将汪曾祺墓迁回高邮安葬，最好是在文游台给他“一枝之栖”。

重返东大街，我向文游台走去，影子跑到了身子前面。不经意间，夕阳染红了文游台上的灵气，暮色顺着东大街漂流而下，流入了郭家巷、窑巷口、永安巷……湮没了吉升酱园、姜大升茶食店、连万顺酱园、如意泉、保全堂、邵家茶炉子、王家熏烧店、碗盏店……于是，“很多歌消失了。”（汪曾祺《徙》）

站在文游台下，站在汪曾祺纪念馆门前，我看见鹤鹤颀颀在半空中，情不自禁地道了一句：汪老，魂兮归来！■

青春是一种刺

文/车文荃

那天到校园里闲走。走到逸夫楼，见宣传板上有句话触动心弦。“青春是一种刺，穿透虚伪，挑破陈规。用棱角，改变世界的圆滑”。这是青春的宣言。

当时光流逝，青春的棱角被磨平，变成曾经抗拒的圆滑。但或许，圆滑并不是对罪恶妥协，而是更为清醒地看到了人生的不完美，也用更为宽阔的心胸去接受世界的多元。

走在校园里，最特别的感受，

就是好喜欢那一张张骑自行车上的笑脸。校园里最常见的交通方式，除了步行，就是骑自行车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大学生活始终与自行车相连，青春那场戏里，自行车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道具。

校园里的自行车族们，有着飞扬的头发、飞扬的思绪。丁零零，一阵清脆的铃声响过，从眼前飘过的是轻捷的身影，是充满激情的笑意。

初入社会，在职场里打拼，如

同搭乘拥挤的公共汽车。当渐渐小有所成，可独自开车上班，但交通的拥堵，又何尝不是一种遗憾？于那些大富大贵者，固然有豪车甚至私人飞机，但离自然离地面也越来越远了……

当我们疲惫时，多在校园里走走，骑着自行车穿行于林间小径，混迹于青春的面孔中，感受曾经的清纯、简单，多好！有空时试试？■

路口的选择

文/蒋兴超

那天早晨，初三(7)班的一位同学演讲，题为《十字路口》。在讲词中有钱学森的例子，说钱学森回国带领国内的科学家进行艰苦的科学实验，最终获得了成功，对国家来说他是成功的，但对他个人来说，却未必，理由是如果他留在美国，可以不必这样艰苦，反而容易享尽名利。这位同学用此事例来论述在人生的“十字路口”的选择不同，对自我的生命价值截然不同。

他演讲的时候，我看到了有些学生点头默赞。

孟子云：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

则兼济天下。”我站在下面听的时候，不知怎地脑中突然冒出了这样的句子。

我们常在媒体上见闻“到底要不要扶起摔倒的老人”，居然热烈探讨，不亦乐乎，专家建言，慎重为之。每个人都要首先学会保护自己，休管闲事。我也常听家长对孩子说：“别信那讨饭的老人，装病骗钱，博人同情，千万别理。”孩子从小要收起同情心，明哲保身，勿管他事。

现在的学生，多是独生子女，和

强词夺理，甚者怒目以示，更甚者恶言相加，每每见闻这种场景时，心中顿生寒意。

我们的社会和家

长以怎样的方式来影响孩子？他们的心中从小埋藏着怎样的种子？“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”，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古代先贤以此宣扬的价值理念，平民百姓效之。小至家庭的教育，大至社会的熏染，若能恪之守之，我们的孩子或许也会心系他人，心胸开阔吧！■